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二十回 蔣爺一人鏢船底 北俠大眾盜骨壇

且說蔣爺救了徐慶，路、魯催著開船。行不到一里之遙，後面鑼聲亂響，乃是蔣爺救徐慶，把小船人踢下水去，惟有使船的沒一個不會水的，雖然三個嘍兵墜水，全都撲奔水寨大關去了。惟有那個拿令箭的，他叫於保，雖然墜水，就死也不肯把那枝令箭撒手。三個人一到大關，將往上一露身，人家大關上人是手疾眼快，拿撈網子一撈，就把三個人拉上去了，說：「有好細。」於保說：「是我們自己人。」大家一看，有相熟的問道：「是怎麼咧？」於保就把前言說了一遍，把身上水往下擰了一擰，就帶著他們見二位水軍都督：一個叫水底藏身侯建，一個是無鱗鼉將軍。於保見二位都督，就把前言細說了一遍。侯建傳令，命嘍兵駕小船，四下哨探往那邊去了。不多時，報由正西竹城挖了一個方孔，出寨去了。二都督蔣熊說：「小弟追趕。」傳令齊隊。蔣熊脫長大衣襟，利落緊襯，提刀飛身出水寨門，跳上船去，嚷喝催軍。「嗆啞啞」鑼聲振振，「嘩啞啞」、「嘩啞啞」拉起水寨門，一隻大船，後面□幾只小船。麻陽戰船走動，似箭如飛。你道如何恁般快法？此船前有兩把大櫓，就得八個人搖，共□六把棹，一面八把，故此走起來甚快。

小船正走一里之遙，路、魯二人驚魂失色，說：「四老爺，可了不得了！後面麻陽船出來，片刻就要趕上咱們這小船。二船一碰，咱們這小船就是一河的碎板子。」北俠、智化、徐慶說：「快靠船吧，別教我們都喂魚。」路彬說：「不能靠，離岸甚遠。」蔣爺說：「別慌，不怕，有我呢。慢說這麼幾只船，再多也不怕。」原來預先他就防備下了，預備兩分鏢頭鑽於，趁著沒脫水衣，叫路爺搖船慢慢走著。「不用忙，待我打發他們回去。」「唸」的一聲，躍入水中去了。不多時，再看後面船上火滅燈消。原來是四爺下去，蹣了幾腳水，上身露出，看見船頭立定一人，青緞短衣巾，六瓣壯帽，薄底靴子，面似瓦灰，手持一口鬼頭刀，嚷喝催軍。蔣爺暗笑，又往水中一沉。無鱗鼉正催水軍，忽聽見「咚咚咚」三聲，再聽「哧哧哧」的亂響。蔣熊說：「不好，是漏了，漏了，都漏了。」個個船上都是聽見「咚咚咚」三聲，再聽「哧哧哧」的水響，煞時間全亂成一處。慢說前進，就是一味的淨沉。

四爺在水內，與他們各船上每只船三鑽子，那些船隻不能前進。蔣爺就放心了，復反又由水底下蹣水而回，趕上了自己的船隻，「呼瀧」往上一冒，把北俠等嚇了一跳。蔣爺一扶船幫上來，大眾問：「怎麼把他們打發回去咧？」蔣爺說：「就是這個玩藝，教路爺給預備了兩分。他們來的船少，若是再多點，這兩分也就夠用的了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就可以稱的起來的個萬夫不擋之勇。」蔣爺說：「勇在那裡？」北俠說：「一萬人坐著船，你把船做漏了，誰能擋你？」蔣爺說：「哥哥，你冤苦了我了。」大眾笑了一陣，惟有丁二爺總是不樂。

蔣爺把水衣等脫將下來，白晝的服色穿好，天已天亮。至青石崖下船，魯英將船上的纜掛好。大眾回晨起望，仍是路彬帶路，拐山彎，抹山角，走山路，繞松棵，道不平，曲折折。就見徐三老爺用手一指說：「眾位，到了五弟墳了。哎喲！五弟呀，五弟！」

三爺就哭起來了，哭的還是很慟，大家也覺傷心。智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都與五弟相好，何不大家到墳上哭他一場？若要四顧無人，沒有嘍兵看著，咱們就把他的屍骨盜將回去，日後五弟妹也好與他並骨，後輩兒孫也好與他燒錢化紙。」大家點頭說：「原當如此。」

仍是路爺在前。行至蟠龍嶺上，北俠說：「別往前去，你看那埋伏。」徐慶說：「我們就打這弔下去了，眼珠兒還在裡頭。」智爺說：「這就沒有埋伏呢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明明這排著呢，怎麼說沒有埋伏呢？」智爺一笑說：「明顯露著這一段山溝，鍾太保總是個好人。他若不是好人哪，他就把這段山溝從新再拿蓆子蓋上，撒上黃土，先拿了兩個，再等拿別人。這個他露著山溝，他就無意拿人，就不是明排個埋兒，何必多慮。」

眾人佩服智爺那個心眼真快。故此大家往前，繞著那段山溝，奔墳而去。

大家見墳，由不的一陣心酸，全都放聲哭起來了，連路彬、魯英都遠遠跪在那裡磕了幾個頭。大家數數落落的哭了一回。先是智爺止淚，勸了這個，再勸那個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與他報仇倒是正事。」北俠與丁二爺也就收淚。忽聽見土山子後有哭泣之聲，細聲細氣，哭的是：「五弟呀，五弟！」智爺一拉蔣爺說：「別哭了，四弟，你聽土山子後細聲細氣，哭的是『五弟呀，五弟』，別是大人來了罷？」蔣爺止淚細聽，可不是，蔣爺說：「我去看去。」奔到土山子，一躍身躍過土山去，果見一人扶定土山子，放聲大哭。看不出是誰來。頭上戴著一頂草輪巾，身穿著藍布短襖，藍布褲，花繡腿，藍布靴鞋，看不見臉面，有草輪巾遮蓋。旁邊立著一根扁擔，裹著一條口袋，拿繩子捆著一個藥鋤兒。蔣爺納悶：「怎麼他也哭五弟呢？」過來將草輪巾揪住，往上一掀。你道這草輪巾是什麼帽子？就是樵夫戴的草帽圈。蔣爺將草帽圈揭下來，一看此人面似銀盆，兩道濃眉，一雙闊目，皂白分明，黑若點漆，白如粉錠，額頭豐隆，四方海口，大耳垂輪，相貌堂堂，儀表非俗。蔣爺說：「原來是你。」

此人乃是風陽府五柳溝的人氏，姓柳名青，外號人稱為白面判官。先本是綠林出身，自己一看綠林中沒有慶八□的，自己棄了綠林，在鳳陽府柴行中打點了一個經紀頭兒，以恕自己前罪。到處裡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。近來有許多尊敬他，都稱為柳員外。此人與白玉堂至厚，後來與五爺結拜兄弟。這晨起望有他一個表兄，叫蔡和，也是打柴為生。皆因柳員外前來看望他的表兄來了，吃完晚飯，蔡和問他說：「你吃的東西行化了無有？」柳爺說：「行化多時了。」蔡爺說：「告訴你一件事，你可別哭。」柳爺說：「我不哭。」蔡和道：「你死了一個朋友。」柳爺問：「是誰？」蔡爺說：「萬想不到。」柳爺問：「到底是誰？」蔡和道：「是你結拜兄弟白五老爺死了。」柳爺一聽，忙問道：「可是當真？」蔡爺說：「這事焉能有假。」就把五老爺如何死的細述了一遍。

話還沒完，柳爺早昏死過去了。叫轉還陽，柳爺又哭。蔡爺說：「不必這裡哭，我告訴你上墳上哭去，得不得？」柳爺哭問：「墳在那裡？」蔡爺指告明白。

次日五更後，與柳爺換了一身衣服，樵夫的打扮，又說道：「你若要叫山上人拿去，不可害怕，提與我係親，他必來打聽，我去能把你救出來了。」柳爺與表兄要了一根扁擔、一條口袋、二個藥鋤兒，將繩子捆好，打算得便將屍骨盜回五柳溝去，叫他們那些拜兄弟背著篙子趕船。趕緊出蔡和家中，來到五接松蟠龍嶺，至墳地後身。見墳前有一個大窟窿，不敢由前而入，怕有埋伏，就在土山子後頭。一見這個大墳，就摔倒在地。冷風一颯，這才悠悠的氣轉，耳輪中聽見有人哭喊的聲音，站起身來，把著土山子一看，原來他們大眾，把自己的眼淚招出來了，放聲大哭。自覺草輪巾被蔣爺揪下去，這才見是翻江鼠，說道：「病夫呀，病夫！那都不是你把五弟的性命要了！」蔣爺說：「老柳，你不對，怎麼是我把五弟的命要了？」柳青說：「你若不在陷空島將他拿住，他若不出來作官，焉有今日之禍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叫他出來作官，為的顯親揚名，光前裕後，蔭子封妻，爭一個紫袍金帶，你怎麼說我把他害了？你還不知道他那個脾氣：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犯傲無知，酸驕美大自足。若不是他那道性分，如何死了的？來罷，老柳，我給你幾幾個朋友來罷。」拿著他的草帽圈，拿著他的扁擔，與大眾見禮。

蔣爺說：「這是風陽府五柳人氏，姓柳名青，人稱白面判官，與老五把兄弟。這位遼東人氏，複姓歐陽，單名一個春字，人稱北俠，號為紫鬚伯。這位黃州府黃安縣人氏，姓智，單名一個化字，人稱黑妖狐。這位墨花村……」丁二爺說：「不必見，柳爺我們認識。」「這二位是晨起望人，一位姓路名彬，一位姓魯名英，打柴為生。那個哭的不用與你們見了，你必認識。」柳爺說：「不用見，我們認識。」智爺對蔣爺說：「四哥，這個不是個綠林底嗎？」蔣爺說：「誰說不是。」智爺說：「聽說雞鳴五鼓返魂，我想咱們何不把他請將出來，拔刀相助。」蔣爺說：「可以，那有何難，教給我咧。」

蔣爺說：「老柳，老五是死了，咱們都是連盟把兄弟，你還用我給你下帖去嗎，咱們大家商量與老五報仇，大概你也不能不願意罷？」柳青說：「住了，病夫！實對你說了罷，若有老五在，百依百順；五弟不在，天下別無朋友了。」丁二爺天生的好挑眼，專有小性兒，他一聽這句話，說：「列位聽見了沒有？他說除了老五，天下沒有朋友了，你我都不是朋友了。」北俠說：「不是老四給見過？他想不出費事。」智爺說：「有我呢，我有主意。」叫道：「三哥還哭哪！」三爺說：「我不哭了。」智爺道：「有人罵你哪，說你不是朋友。」三爺問：「誰罵哪？」智爺說：「就是他。」三爺說：「柳青好賊根子！」劈胸一把抓住，揚拳就打。若問兩個人怎樣打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